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权威时间
最短速度
国学最快

最 / 低 / 限 / 度 / 的 / 中 / 国 / 文 / 化 / 阅 / 读 / 书 / 目

台湾·傅锡壬/著

Fu xiren

DADIZHIGE
YUEFU

乐府

大 / 地 / 之 / 歌

快读



上邪！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

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

国权
最短
最快
学应
时度

最 / 低 / 限 / 度 / 的 / 中 / 国 / 文 / 化 / 阅 / 读 / 书 / 目

台湾·傅锡壬/著

Fu xiren

DADIZHIGE
YUEFU

乐府

大 / 地 / 之 / 歌

快读



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乐府快读：大地之歌 / 傅锡壬编撰，-2版.-海口：
海南出版社、三环出版社，2003.12

(中国历代经典宝库)

ISBN 7-80564-873-5

I.乐… II.傅… III.乐府诗—鉴赏—中国

IV.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0789 号

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乐府快读——大地之歌

编撰者：傅锡壬

主 编：符国栋

副主编：周小华 高 丰

责任编辑：何晓玲 卫淑霞 杨伟祯

执行编校：丛 超 周小华 周 磊

※

海南出版社、三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16.海口市金盘区建设三横路2号)

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

2005年1月新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600

字数：1.2 千万 印数：0001 — 2000

书号：ISBN 7-80564-873-5/K · 27

全套定价(60册)：1500.00(元)

总 序

一个中国古典知识
大众化的构想



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,大概都承认一桩事实:中国文化的基调,是倾向于人间的,是关心人生,参与人生,反映人生的。我们的圣贤才智,历代著述,大多围绕着一个主题,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。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,汉魏名家的传经事业,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,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,无论是贵族屈原的忧患独叹,樵夫惠能的顿悟众生,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、戏曲,村里讲谈的平话、小说……等等种种,随时都洋溢着那样强烈的平民性格、乡土芬芳,以及它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,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、对社会家国的情怀、对苍生万有的期待,激荡交融,相互辉耀,缤纷灿烂地造成了中国——平易近人、博大久远的中国。

可是,生为这一个文化传承者的现代中国人,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、胸怀天下的文明,这样一个塑造了



我们、呵护了我们几千年的文化母体，可有多少认识？多少理解？又有多少接触的机会、把握的可能呢？

一般社会大众暂且不提，就是我们的莘莘学子、读书人，受了十几年的现代教育以后，究竟读过几部历代的经典古籍？了解几许先人的经验智慧？当年林语堂先生就曾感叹过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，连“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未曾见过”，遑论其他？

特别是近年以来，电视、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，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、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。西方一位著名学者雷文孙所说的当代世界是一个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”，固然说明了这一现象，但真正的问题，却在于我们的根性尚未扎稳，就已目迷五色地跌入了传播学者所批评的“优势文化”的辐射圈内，失去了自我的特质与创造的能力。

何况，近代的中国还面对了内外双重的文化焦虑。自内在而言，白话文学运动固然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，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，觉悟到社会群体的知识参与力，却相对地减损了我们对中国古典知识的传承力；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“小学”教育，属于读书人必备的“经学”常识，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，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了。自外在而言，五四以来的西化怒潮，不断开展了对西方经验的学习，对传统意识的批判，意兴风发地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与世界精神，为我们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础，它也同时疾风迅雷般地冲刷着中国备受误解的文明，削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根源，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，漫



患了精神的面。

几十年前,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在一份报告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:欧洲力量的来源,经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达至;中国的教育也理当如此,才能真实发挥它的民族性与创造性。

事实上,现代的学术研究,也纷纷肯定了相似的论点。文化人类学所剖示的,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殊异性与持续性;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,一个文化的强大背景与典范人物,常常是新一代创造者的“支援意识”的能源;而李约瑟更直截了当地说,除了科技以外,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没有普遍性的。在这里,当我们回溯了现代中国的种种内在、外在与现实的条件之余,中国文化风格的深透再造,中国古典知识的普遍传承,更成了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天职了。

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的编辑印行,就是这样一份反省与辨认的开展。

在中国传延千古的史实里,我们也都看到,每当一次改朝换代或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余,都有许多沉潜会通的有心人站出来,颠沛造次,心志不移地汲汲于兴灭继绝的文化整理、传道解惑的知识普及——孔子的汇编古籍、有教无类;刘向的校理众书、编目提要;郑玄的博古知今、遍注群经;乃至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,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,王心斋的深入民众、乐学教育……他们或以个人的力量,或由政府的推动,分别为中国文化做了修旧起废、变通传承的伟大事业。

辛亥革命以来,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、读经运动



的倡行，商务印书馆更曾经编撰印行了相当数量、不同种类的古书今释语译。遗憾的是，时代的变动太大，现实的条件也差，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，拙于宣导，以及若干出版物的偏于学术界或知识分子的需要；这一切，都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，和它的大众化，离了题，触了礁。

当我们着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感动于前人的努力，一方面也考虑了当前的需求，从过去疏漏了的若干问题开始，提出了我们这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与做法。

我们的基本态度是：中国的古典知识，应该而且必须由全民所共享。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，也不是少数学人的独宠，我们希望它能进入到大众的生活里去，也希望大众都能参与到这一文化遗产的事业中来；何况，这些历代相传的经典，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，那么大的生活意义——说得更彻底些，这类经典，大部分还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创造与表现。大家怎么能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一古典宝藏的主权呢？

为此，我们邀请的每一位编撰人，除了文笔的生动流畅外，同时希望他能拥有古典的与现代的知识的专家、学者，对当前现实有一适当的理解与同情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历代经典的重新编撰，方始具备了活泼明白、深入浅出、趣味化、生活化的蕴义。

也是为此，我们出版这套书，除了面向多层次的读者外，还考虑到青少年读者。毕竟，这是一种文化扎根的事业，扎根当然是愈早愈好。在最有吸收力、阅读力



的年岁,在最能培养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时候,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就能与这些清澈的智慧、广博的经验为友,接触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创造,而我们所谓的“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”,才不会是一句口号。

这也意味着我们对编撰人写作态度的期盼,以及我们对社会群体的邀请。但愿透过这样的方式,让中国的知识、中国的创作,能够回流反哺,回到每一个中国家庭里,使每一位具有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华子民,都能喜爱它、阅读它。

我们深深明白中国文化的丰美,它的包容与广大。每一时代,每一情境,都有不同的创作与反省;它们或惊或叹、或悲或喜,或温柔敦厚、或鹏飞万里,虽然形式多端、诉求有异,却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完美与贡献。这也就确定了我们的选书原则:尽可能的多样化与典范化。像《四库全书》对佛典道藏的排斥,像历代经籍对戏曲小说的贬抑,甚至多数人都忽略了中国的科技知识、经济探讨、敦煌遗墨,都是我们所不愿也不宜偏漏的。

就这样,我们在时代意义的需求、历史价值的肯定、多样内容的考量下,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的古籍旧藏里,归纳综合,选择了目前呈现在诸位面前的六十部经典。这是我们开发中国古典知识能源的第一步,希望不久的将来,我们能继续跨出第二步、第三步……

我们所以采用“经典”二字为这六十部书的结集定名,一方面是一——《说文解字》所释的,“经”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;《广韵》所说的,“典”是一种法,一



种规则。它们的交织运作，正可以系统地演绎了中国文化的风格面貌，给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，生活的秩序，情感的条理。另一方面——也是采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说法：它们是“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”一些书。我们相信，中国文化的恢宏壮丽，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。

与这个信念相表里，我们在这六十部经典的编印上，不作分类也不予编号。这套经典对我们是一体同尊的，改写以后也大都同样亲切可读，我们企冀于提供的，是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知识。无论古代中国七略四部的编目，或现代西方科技分类的正名，都易扭曲了它们的形象，阻碍了可能的欣赏，这就大大违反我们出版这套书的宗旨了。

但在另一种意义上，我们却分别为旧典赋予了新的书名，用现代的语言烘托原书的精神，增进读者对它的亲和力；当然，这也意味了它是一种新的解释，是我们以现代的编撰形式和生活现实来再认的古典。

也是在这种种实质的、阅读的要求下，我们不得不对原书有所去取，有所融汇与变通。譬如，原典最大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将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，本身就是一个雄伟的书中帝国，一般大众实难轻易地一窥堂奥。新版的《帝王的镜子》做了提玄勾要的梳理，形式也类同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的体裁，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写，虽然字数浓缩了，却在不失原典题旨的照顾下，提供了一份非专业的认知。其他的部分经典，也有类似的写法。这方面，欧美出版界倒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例子。远的



不谈，就以汤恩比的《历史研究》来说，前六册出版了未及十年，桑马威尔就为它作了浓缩至六分之一的大众节本，畅销一时，并曾获得汤氏本人的大大赞赏。我们的作法虽不必尽同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。

再如，原书最少的老子《道德经》，这部被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，短短五千言，我们却相对地扩充、阐释，完成了十来万字的《生命的大智慧》。又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等书，原有若干重叠的记述，经过编撰人的相互研讨，各有删节，避免了雷同繁复。……由于历代经典的缤纷多彩，体裁富丽，笔路万殊，各编撰人曾有过集体的讨论，也有过个别的协调，分别作成了若干不同的体例原则，交互运用，以便既能充分发挥原典精神，又能照顾现实需要，为广大读者打出一把把迈入经典大门的钥匙。

无论如何，重新编写后的这套书，毕竟仍是每一位编撰者的心血结晶、知识成果。我们明白，经典的解释原有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，在重新编写的过程里，每一位编撰者的参酌采用，个人发挥，我们都寄寓了最高的尊重。

这套书，分别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华，不只是强调原典的不可或废，更在于牵引有心的读者，循序渐进，自浅而深。但愿我们的读者，在举一反三、触类旁通之余，更能一层层走向原典，去作更高深的研究，缔造更丰富的成果；上下古今，纵横万里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。

是的，我们衷心希望，这套《中国历代经典宝库》



的编印,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;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;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;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,在漫漫书海中,照出一条知识的、远航的路——

也许,若干年后,今天这套书的读者里,也有人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,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,弦歌不辍,永世长青地开启着、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!

历史在期待。

主 编 识

致读者书。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“乐府诗”本是流传在民间的歌谣。后来由于文人的大量仿作，而成为诗体的一种，它和“古体诗”、“近体诗”同为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主要形式。而且“乐府诗”较之其他二种诗体更为灵活多变，因为它可以用古体，也可以用近体，还可以用杂言体、长短句来表达。只不过它的唯一条件是必须能入乐来唱。所以“乐府诗”又可以指配乐的诗歌。

从传说中的陶唐氏直到清季，代代都有配乐可唱的诗，所以代代也都有不同性质的“乐府诗”。而且它们多被收录在各朝的正史的乐志或音乐志之中。到了北宋潞州须城（今山东东平县）地方有位侍读学士之孙郭茂倩，编了一本《乐府诗集》，凡一百卷，总括历代乐府歌辞，上起唐虞，下迄五代，为十二类。他在每类之前各有题解，征引浩博，援据精审，是研究“乐府诗”的重要著作。所以我编选译注这部经典宝库的“乐府诗”，大体都依据郭



著的编选次序。不过郭本有两点为我所不取。

第一：郭著的乐府十二类中，第八类琴曲歌辞，本有声无辞，而他所收录的或为后人伪托，或出自史传，应该删去。第十一类的杂歌谣辞，应只是乐府的原料而非乐府本身，也应该删去。又第十二类的新乐府辞，皆唐世的新歌。和“唐诗”的赏析部分重复，也应该删去。

第二：郭著十二类中所录歌辞历代有之，十分庞杂。但汉魏六朝入乐的创作，郭氏往往署为“古辞”（间有若干篇可考见作者）。而且“古辞”也多为乐府诗的源头。所以我在选诗时，多选“古辞”。至于魏晋六朝以及唐人具名之作，间或在赏析中论之。

至于乐府诗的由来、特色以及各代演变之迹，则都在前言中论述。

这本书比郭氏的《乐府诗集》在份量上要少得多，不过自信比郭氏更清晰、通俗而有条理。希望能带给各位一些帮助。并祝

健康愉快！

傅锡壬 谨上

← *Mu Lu* 目录

总序 / 1

致读者书 / 9

前 言 / 1

郊庙歌辞 / 15

燕射歌辞 / 21

鼓吹曲辞 / 24

横吹曲辞 / 36

相和歌辞 / 70

清商曲辞 / 156

神 弦 歌 / 193

西 曲 歌 / 196

舞曲歌辞 / 213

琴曲歌辞 / 221

杂曲歌辞 / 223



近代曲辞 / 283

杂歌谣辞 / 299

新乐府辞 / 300

大地之歌



乐府快读



前言

一、乐府的由来

现在我们口语中提到的“乐府”，实际上是“乐府诗”的省称。它泛指来自民间的歌谣。它和“古体诗”、“近体诗”三者，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流。但为了明白它的由来以及特性，我们不得不去追寻它的原始意义。

“乐府”一辞，在今日可见的文献记载中，它本来是一种官署的名称。据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：

“少府，秦官。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给养。有六丞，属官有尚书、符节、太医、太官、汤官、导官、乐



府……。”

它既为少府的属官，自然它的职责不应逾越“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给养”等一些事务。所以这里的“乐府”，它究竟和音乐、诗歌有多少的关系，难以确知。

到西汉惠帝（公元前一九四——一八八）时，夏侯宽担任了“乐府令”①，《汉书》上也作“大乐令”。据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：

“奉常，秦官。掌宗庙礼仪。景帝六年，更名太常。属官有太乐、太祝、太宰、太史、太卜、太医六令丞。”

则夏侯宽掌管的“宗庙礼仪”之事，与我们现在所通称的“乐府”，在性质上有了某部分的相近了。

到了武帝（公元前一三九——八七）时，因为祭祀的需要，才正式设置了“乐府”官署。据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

“至武帝定郊祀之礼，祠太一于甘泉，就乾位也；祭后土于汾阴，泽中方丘也。乃立乐府，采诗夜诵，有赵、代、秦、楚之讴，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，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，造为诗赋，略论律吕，以合八音之调，作十九章之歌。”②

可见当时的“乐府”有二项职司：第一是采集民歌。范围包括了：

赵——相当于今日的河北南部，山西东部，河南黄河以北地区。

代——相当于今日的河北蔚县北。